

# 爽爽的金山

爽爽的金山，绿意清凉，海风微拂，城区真爽，街巷真爽，滨海真爽，渔场真爽，田园真爽。

金山，在不一样的夏天，有着不一样的清爽，有海疆的护佑，城廓惬意，百姓心畅，生活富足，天色湛蓝，甜蜜的时光就在身旁，看得见摸得着，让人心生向往。

我喜欢爽爽的金山，迈着悠闲的脚步，到“醉”美的大街小巷、里弄辖区、社区居委、庭院回廊、田野河畔、林地溪旁，感受夏意凉凉，体验海风爽爽，用深情的拥抱，揽过爽爽的金山和绿荫里的“家”，寄情千里，捎书万家，捧出金山最美的

近日得暇，夜读《文论》。诸篇论及“文气”，览卷抚膺，似有意趣，故拟题之。

“文气”，既指作者的个性气质，又指作者个性在作品中具体的体现。“文气”说，强调作者的个性差异，个性气质不同，决定了作品风格的迥异。在作品中，“文气”又体现在两方面：从道德修养方面讲，文章内在逻辑力量，是形成文气的根本因素；文章材料布局和音韵辞句语言等，是作品文气的外部因素。

古时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提到：“文以气为主，气之清浊有体，不可力强而致。”刘勰《文心雕龙》论文讲气，像《养气》《神思》《体性》《风骨》诸篇，认为人的才气品性，是形成文章风格的主要因素。唐代韩愈认为：“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。”清代桐城派从技巧着眼，姚鼐认为，“有气以充之，则观其文也，虽百世而后，如立其人而与言于此”，意指作家内在情绪是通过文章的气势语气表达出来的。方东树认为，主旨是灵魂，材料是血脉，结构是骨骼，语言是外衣，而文气是血脉和气息。“气之清浊有体，不可力强而致”，人的品性气质决定作品风格，故“鲁郭茅”文风殊异，秉性使然矣。朗读吟诵，理其机杼，可推知人之才情品性。然亦不尽其然，纵观历史长河中璀璨文坛，也有文人学士竞阳刚阴柔兼收并蓄，两种不同文气集于一身。诸如苏东坡笔下，既有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的铿锵千古绝唱；又有“笑渐不闻声渐悄，多情却被无情恼”的哀婉柔情；也有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”的落寞感慨。

文气，不但因人的个性气质而不

底色，与君同醉，与君前往。金山如画，温馨爽爽，诗和远方，心情爽爽。

爽爽的金山，夏风和畅，天蓝日朗。幸运赶上一场小雨，在细雨中目睹金山大道的车来人往，眺望杭州湾上的烟波绿光，感受雨中情，雨意爽爽，诗意爽爽。

雨住了，风停了，我在初现的彩虹中寻觅探访，寻找抛开俗尘的地方，是龙泉港公园的海棠岭，或是荟萃园的假山荷池……

观山，阅水，读风，赏雨，拓宽的道路四通八达，直达远方，城镇发展带动乡村振兴，“四好农村路”提档

同，也因物象、文体而迥异。古人著文，向来注重“选义按部，考辞就班”。“诗缘情而绮靡，赋体物而浏亮”（陆机《文赋》），“寻声律而定墨，窥意象而运斤”（刘勰《文心雕龙》），指依

据客体事物而选择恰切文辞来表达。《文赋》纵论畅谈“碑、诔、铭、箴、颂、论、奏、说”不同文体的撰写，阐述文气因物象、文体之别而殊异。古人谆谆告诫：“言而无文，行而不远”。故有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“吟安一个字，拈断数茎须”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”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诗苑花絮，以及苦吟诗人埋头琢磨“推敲”、一头误撞京兆尹的文坛掌故轶事。

抑扬顿挫，朗读吟诵。分辨平仄骈散，揣摩遣词匠心，体会义理辞章，鉴赏意境意象，方可品味华章文气。韵句促气势迫急，犹令三秦彪悍壮士引吭高歌，慷慨激昂；辞句娓娓语气舒缓，宜邀江南清俊女郎软语低吟，情深意切。正如古人所云：“柳郎中词，只合十七八女郎，执红牙板，歌‘杨柳岸晓风残月’。学士词须关西大汉，铜琵琶，铁绰板，唱‘大江东去’。”“醉不成欢惨将别，别时茫茫江浸月”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，《琵琶行》转到惆怅伤感处必改用仄声韵，倾诉学子士人去国怀乡之幽情。现代文《科学的春天》热烈奔放，《我与地坛》凝重苍凉，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语缓句长情感深厚，《长江三日》谋篇布局讲究蓄势，盘马弯弓故不发，时机成熟一泻千里，淋漓突发气势磅礴。

“胸藏文墨怀若谷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”学海无涯，书山有路。朗读吟诵名家经典，领略品味诗叶华章，揣摩体会墨客骚人匠心，大抵亦可推知人之才情品性。



书法（扇书）娄斌

□沈学印

个好地方，一切都和和美美，一切都谦恭礼让，一切都清清爽爽，一切都笑语飞歌笑脸飞扬。

我眷恋金山，徜徉在金山的怀抱里，找回童年稚嫩的时光，找回成年奋发的过往，找回晚年不老的期望。我把金山当作星辰阳光，陪我不离不弃不散场，永远牵情，初心不忘，永远感念，记忆流长。

爽爽的金山，不论暖风还是细雨，我都欣悦接受，我都愿意让爽爽的金山在我的心里永远微拂，惠风流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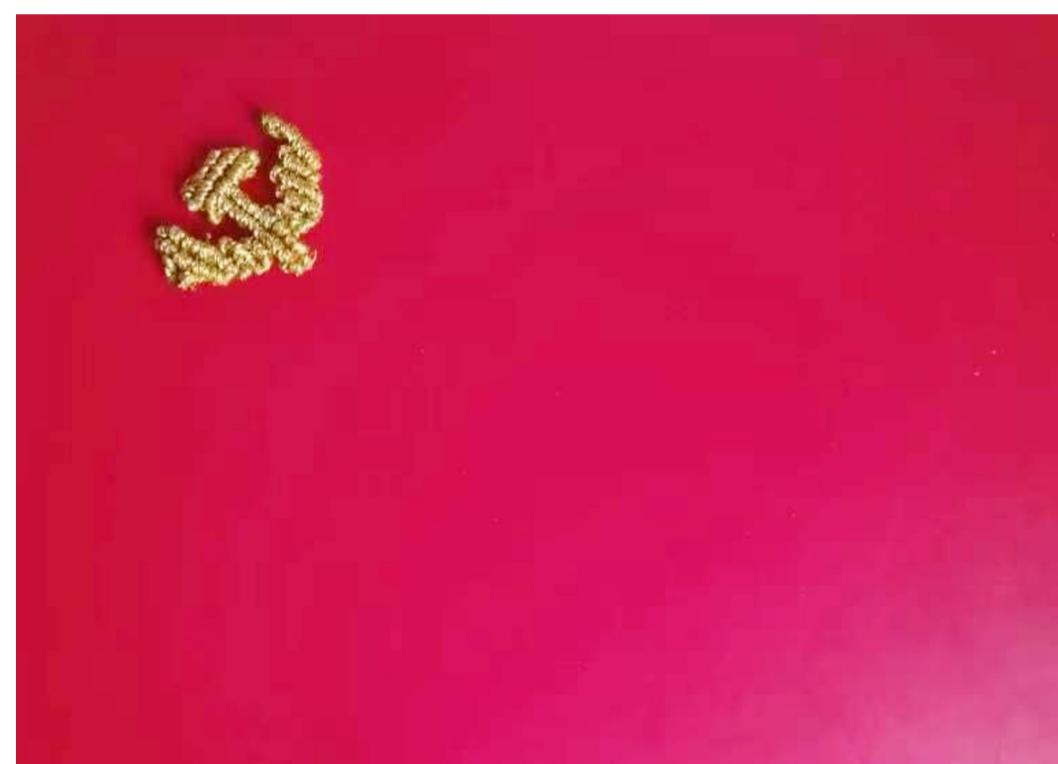
爽爽的金山，真得礼尚爽爽，厚德爽爽，美善爽爽……

邮箱变更启事

因工作需要，“金山潮”投稿邮箱变更为 jsb\_701@163.com，望投稿作者及时变更惠存，踊跃投稿。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，敬请谅解！



万众一心（篆刻）盛兰军



金山潮

迎“七一”（中国结）彭军芳

## 我与《唐诗三百首》

□唐红宝

我曾经问过自己，年轻时因为什么萌发了写诗的兴趣？认真地想了想，那时因为一本书。

那是在1966年的夏季，由于那场“运动”的突然发生，我就读的中学停课了，才16岁，读初二的我无书可读了。我从小喜欢读书，突然停学，人就像丢了魂似的，整天百无聊赖。后来我在被封闭改作他用的学校图书馆一角，发现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，随手翻阅、默念了几页，竟立刻被那优美的文字和高深意境吸引，原来唐朝还有这么多灿如群星的诗人诗作！于是，我悄悄向认识的图书馆老师打个招呼，借回家悄悄读了三天，还夜以继日地抄了下来。

奇妙的事发生了。就这么三天，因为和《唐诗三百首》朝夕相处，我领略到了中国诗歌艺术的巅峰，产生了情愿用一生追求文学的浓烈兴趣，而这一切，后来影响了我的人生和命运。我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通读这

本手抄的《唐诗三百首》，不断学写古体诗，独自徜徉在诗歌的原野，不亦乐乎。记得我最早写的诗里有这么一首送别诗，是安慰、鼓励一位去浙东乡下插队落户的女同学的《游女吟》：“春深月色入闺房，梦里乱云愁断肠。孤旅浙东频回首，眼量须比路途长。”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，上海总工会组织发起了颇具声势的赛诗会，客观上给当时萧条沉寂的诗坛带来了一丝春意和生机。我代表老单位某机械厂，参加了各级赛诗会，因赛绩突出受到表扬，还担任了机电一局赛诗队队长和卢湾区工人诗歌组组长，并加入了上海市工人诗歌创作组，有幸得到一些著名工人诗人的亲切指导。从1973年起，我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作，因此受到单位领导的肯定，于1975年被提拔当了宣传干部。

唐诗宋词，熏陶了我的胸怀与气质；文学爱好，决定了我的人生旅

途。改革开放后，我选择参加中文专业的自学考试，选择从事文化宣传方面的工作。我先后担任过厂宣传科长、电视台专题部主任、网络传播公司经理和企业文化总监等职务，几十年里发表了三百多篇诗歌、散文和电视专题片。每当我不堪重压、身心疲惫时，是陶渊明的“不言春作苦，常忍负所怀”激励我抖擞精神；每当我遇到挫折坎坷时，是李白的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”鼓励我从头再来；每当我面对金钱贿赂时，是杜甫的“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警醒我自清自重；每当我回顾自己几十年的职业生涯能够始终结合兴趣爱好，便会感到无比的庆幸和慰藉。

退休以后，我不改初衷，继续创作诗歌散文作品，给自己的老年生活平添了许多快乐。我常想，假如在五十多年前，我没有邂逅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我的人生轨迹还会这般有声有色、令人欣慰吗？